

龐余亮《小糊塗》 寫給童年的一封信

「天下的媽媽都有一顆明白的心，而所有的孩子都曾經是小糊塗。」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家龐余亮在其新書《小糊塗》中如此寫道。龐余亮說自己一直是小的化身，「在家是最小的孩子，個子也特別小。我成為母親唯一的傾訴對象，因此知道很多故事。人民文學出版社給了我勇氣，讓我回到過去追溯自己，記錄下了在一個貧困的家庭中被飢餓和愛雙重照耀下的童年。」龐余亮真誠地說道，這篇文字是給母親、給自己的童年寫的一封信，希望讀了《小糊塗》的孩子們都能明白母親對於你的一顆愛心。 ◆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

一部母愛之書

《小糊塗》是「小先生三部曲」的第三部，是一部新奇的飢餓之書，也是一部深情的母愛之書，被譽為中國版《童年》。龐余亮「小先生三部曲」是關於童年和成長的三部優質原創散文集。第一部《小先生》是寫在備課筆記簿背後清新靈動的鄉村教師手記，承繼了葉聖陶、李叔同、豐子愷的校園教育散文傳統，有孩子們的成長，亦有小先生的成長，被譽為中國版《愛的教育》，獲得了「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散文獎」；第二部《小蟲子》充滿了蟲趣、童趣，是《小先生》的童年前傳，40多種小蟲子，在詩意而魔力的敘述中，熠熠生輝，被譽為中國版《昆蟲記》。《小先生》和《小蟲子》都先後入選了多個書榜，取得了不俗的市場效益。

「世界有多滄桑，童年就有多天真。」龐余亮說，每個人的童年都會過去，但是有心人的童年卻會「永遠都在」。「只要你有心，你童年的那個時光就還在。母親也許會衰老，但在童年時光當中，母親永遠不會衰老。」對於龐余亮而言，寫這本書實際上就是重返過去，訪問過去的自己，也訪問過去的母親，在訪問的過程中償還自己當年所沒有償還得了的東西，也就能夠體味更多的面向未來的生活。

「只有你重返過去，你才能面向未來。」在《小糊塗》中，龐余亮再次生動描寫和刻畫那個窮家的「第十個孩子」的童年。幾次「分家」經歷，讓第十個孩子陷入了無床可睡的窘迫之境。一隻無人可要的黃泥糧瓮，成了他每晚的寄居之巢。土地上的植物們、動物和野果們，都成了這個泥孩子的啟蒙課本。這本神奇力作中，盡顯龐余亮散文的天真與滄桑，讀來令淚水與笑聲齊飛，極具漢語潤澤之美。

一直向愛靠攏

在《小糊塗》一書中，龐余亮以童年為抓手梳理了自己的生命過程，在這一過程中，他依託的是自己豐厚的記憶力，敏慧的感應力以及靈趣的筆筆。

1967年出生的龐余亮稱自己是永遠活在黃泥糧瓮裏的孩子。龐余亮是家裏的第十個孩子，家裏姐姐要單獨睡一個床，他實在沒地方睡，就睡在一個做糧食儲藏的空罈子裏。「為什麼要做那麼大的罈子呢，就是為了給哥哥們找老婆的時候，人家來相親看到家裏有這麼大的藏糧的罈子。」這個罈子沒有藏過糧食，卻成了龐余亮的「臥室」，在那裏睡了整整兩年時間。「我的一生到現在為止，我用文學做了一個泥壇，無論世界怎麼變化，在我心目中，生命最高地位的是文學，文學就是那個罈子，我睡在裏面。」

龐余亮坦言在寫《小糊塗》的時候，抹去了很多殘酷的東西，「比如有關了癡疾的文章，我沒有寫用桃枝抽打的經歷，因為我覺得太殘酷了，我想用另一種方式來寫。」

「我寫的時候盡量往更多明亮的、溫暖的、愛的部分靠攏，因為讀過這麼多年書之後，書籍給我消化生活的力量。」但是每當龐余亮靜下來，尤其是在他的書房裏，「書房也相當於我的黃泥瓮，我每次坐在書房裏，童年所有細節都向我湧來，我還是住在黃泥瓮的孩子。」

小時候龐余亮一直覺得自己是多餘的孩子，覺得家裏人不愛自己。在寫作的過程中，回憶起某些細節使得龐余亮發現



◆《小糊塗》書封 出版社供圖



◆作家龐余亮 出版社供圖

來，成為鼓勵自己的力量。

父母恩情不可能「兩清」

在《小糊塗》當中，龐余亮提到了「兩清」。但現實中，龐余亮覺得父母恩情永遠無法兩清，這就是「小糊塗」。

龐余亮說，因為父母給你的愛是單向的，想迴向是不可能的，想未來償還也是不可能的。「所以我經常跟人說，要愛，就當下好好愛自己的父母，這是最重要的，錯過這個時間就沒有這個機會了。」

龐余亮說希望能夠在寫作中回望時光，「寫的過程雖然很苦，但是寫完了，我自己捧着第一本樣書的時候，我又回到那個時光。」這個時候他覺得時光真的可以倒流，「我回到那個家裏面，我把自己的形象完全展示出來，就相當於我從黃泥瓮爬出來，告訴大家我幹了一個非常神奇的事情——寫作。」

龐余亮在《小糊塗》的最後寫了一首長詩，叫做《報母親大人書》，就是為了向已經離世的母親報告家裏的全部情況，包括自己的心理情況。龐余亮透露，這首詩不是《小糊塗》的時候寫的，而是早於《小糊塗》八年，「我早就想寫母親的愛，母子之間是一種緣分，珍惜這種緣分，珍惜這種愛，在這種愛當中尤其在當下母子關係特別倦的情況下，要理解母親，希望所有孩子快速從小糊塗狀態變成一個明白人。」

糊塗是對世界的看法

龐余亮說，《小糊塗》是自己的富礦，也希望能夠成為各位讀者的富礦，「珍惜自己生命中的富礦，你帶著它行走，什麼困難都不會害怕。」「糊塗」是龐余亮對世界的看法，「生活中很多時候不糊塗的時候要裝糊塗，糊塗的時候要裝明白，明白的時候要裝糊塗。」但是，在任何時候裝糊塗的時候不能把自己丟掉，尤其不能把自己交換出去。

龐余亮說自己這麼多年最大的努力就是無論幹什麼，真身一定要保留着，「真身保留着，你的心永遠是明白的，再多的名利，再多的考驗，再多的誘惑，在真身面前是不會受誘惑的。就怕很多時候糊塗跟明白之間你增加模糊的界限，那時候是最可怕的，遇到這樣的人我也是避而遠之，我真正喜歡的人都是人生越過越明白。」

母親父親是愛他的。「我到揚州讀大學時候，父親把我送到校門口，教給我兩個傳家寶，第一個傳家寶是有太陽的時候要多曬布鞋，布鞋很難做。第二個就是到任何地方都要看一下廁所所在什麼地方。」那時候龐余亮覺得父親心裏還是有他的位置的。

龐余亮覺得，人生就是這樣，把生命當做溫暖，一點一點積聚起

Hello Beautiful美好是你

作者：安·納波利塔諾
譯者：康學慧
出版：悅知文化



現代版《小婦人》，是更加真實的成長故事。以帕達瓦諾家感情至深的四姊妹為中心：熱情活潑的茉莉雅、着迷文學的希薇、溫柔體貼的愛萊琳、熱愛藝術的瑟西莉雅。青春期的她們眼神閃耀，相信不論未來在哪裏，永遠都有彼此的爱與陪伴。然而，父親猝逝，一連串突發的事件，讓矛盾逐漸浮現，成人世界的考驗也接踵而至。純真而快樂的少女時代，就在家庭崩離析之際，一夕宣告結束……小說用溫柔清淡的筆調，書寫每個角色在經歷各自的人生後，如何縫合巨大的傷口，讓新生的血肉能夠長出。從一開始的爭執、分離，到最終和解、原諒，我們也能體認到，儘管生命總有失去，依然有跨越痛苦，拾回愛與幸福的可能。

勤儉魔法師的中古英格蘭生存指南

作者：布蘭登·山德森
譯者：陳岳辰
繪者：史蒂夫·阿蓋爾
出版：奇幻基地



雨果獎得主布蘭登·山德森又一驚艷作品。男人在中世紀英格蘭的空地上醒來，不記得自己是誰，從哪裏來，為什麼會在那裏。在被一群來自他那個時代的人追趕同時，男人唯一的生還希望就是要恢復自己丟失的記憶！他得到的唯一幫助，是一本名為《勤儉魔法師的中古英格蘭生存指南》的手冊，但那本書卻在傳送途中爆炸了！他設法保存住一些書籍碎片，為自己的處境摸索出線索，但他能及時弄清這些謎團，並活下來嗎？

媽媽是房子

作者：歐霍荷·珀蒂
譯者：尉遲秀
出版：小麥田



全球媽媽感動瘋傳，一本為準父母、新手父母、母親節帶來滿滿幸福的禮物書。大兒子出生時，插畫家珀蒂試着以創作捕捉當媽媽的日常，對她來說，孩子誕生的第一年，也是「媽媽」這個身分誕生的第一年。她認為，當我們發現自己孩子長大的時候，也意識到這些片段即將過去，我們無法讓時間停止，但有一本這樣的書，讓人更平靜地體會這個階段的點滴。從在肚子裏、出生到踏出第一步，以孩子的五感出發，38組圖文畫出母愛的多種樣貌。

七殺簡史

作者：詹姆斯·馬龍
譯者：楊詠翔
出版：堡壘文化



牙買加作家詹姆斯·馬龍，擊敗《沙小一生》奪得布克獎之作。1973年，牙買加政局動盪，人民民族黨和牙買加勞工黨間的對立激化，政治陰謀、黑幫勢力和外國勢力交錯蔓延。12月3日，在巴布·馬利「微笑牙買加」演唱會前夕，多名槍手衝進他位於京斯敦的住處掃射，歌手中槍，槍手逃逸，舉國譁然。兩天後，巴布·馬利在演唱會結束後離開牙買加，留下一片謎團。作者以五首樂曲巧妙橫跨十五年，多角色敘事穿越京斯敦的黑幫與黨派勾結、槍枝與暴力，到紐約的毒品組織與國際角力。透過槍手、貧民窟男孩、毒販、雜誌記者、黑幫老大、CIA幹員，甚至是反死鬼魂，以眾多角色之口交雜英語、牙買加方言和多種音樂，拼湊謀殺事件的背景與影響，牽引出時代下的掙扎與哀傷。

一種現實主義

——周潔茹《都會公園》讀札

作家周潔茹「香港三部曲」的第三部《都會公園》新近由香港初文出版社出版，（前面兩部是2017出版的《香港公園》和2020年出版的《九龍公園》）。不難發現，周潔茹的小說作品中，地理位置仍是一個鮮明的標識，「香港公園」（金鐘），「九龍公園」（油尖旺），「都會公園」（九龍啟德）……只是大多時候，這些地理位置的標識並不為地域的風景風情而設置，也不為特別的故事安排，就像周潔茹小說中的人物名字一樣，並無特殊含義，都不過是普通的芸芸眾生而已。

相比於她早年的小說——更像是在設計一個個寓言，女主人公說走走走，青春叛逆，周潔茹近年的寫作則指向實實在在的生活境遇。如果一定要考察周潔茹寫作的變化，我認為日常生活經驗的豐富是其一，更確切地說，《都會公園》中的小說大多以家庭場域作底，中年女性為場景主角來講述生活，甚至小說中的人物最後也都丟掉了不切實際的想法，彷彿全部的精力都是用來對付

眼前的生活。談及不盡如人意的婚嫁家庭，女主人公的心底也許仍留存某些希望、某種渴望，也曾試圖尋找、試圖解釋，終歸越走越遠，愛情愈加模糊，也愈加絕望。

那這些女性的青春呢？那些對愛情、對婚姻、對家庭生活仍有期待與嚮往的時光？周潔茹沒有提及，好像全然被忽略掉了，好像也並不重要，這些女性出場即要直面蒼白破碎的婚姻，千瘡百孔的家庭生活，也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說，周潔茹的小說即是中年即景。

但這就是周潔茹解讀人世間的一種方式吧，些許萬家燈火的溫暖，又穿透骨髓的寒冷。婚姻並非所有女性的避風港，更多的只是柴米油鹽，背底裏的算計，無盡頭的煩瑣，對現實生活本身無從磨滅的忍耐。

作家丁玲寫過傷感徘徊的青春，也寫過女性受侮辱與傷害後的無所畏懼，作家周潔茹也同樣寫過不羈青春與女性力量，那麼青春消逝之後，物質現實的本性坦露之時，再回看女性的生存處

境，那是丟掉了一切夢幻與熱情，隻身進入、無從悔恨也無法逃脫的真實境地。

也就不妨看作是周潔茹的一種現實主義吧。

周潔茹尤其擅長短篇，其語言精簡，線索明晰，從不旁逸斜出，冷靜、清楚地將事件條分縷析一一道出……她的小說難以找到某種風格承襲，當代小說的發展軌跡和個體寫作的成長痕跡均尋覓不見，自有一種成熟的態勢。也許如何寫在她那裏並不是一個問題，寫些什麼、再現了什麼才是關鍵，正如羅蘭·巴特所說，「從古代到現代先鋒派的探索都在再現某種事物。」再現什麼？再現真實。周潔茹自有自己的方式，更具體地說，她有她理解、表情的現實，她也用她自己的方式來再現、創造真實。《都會公園》裏的這些故事，打開了透視社會及當代精神處境的多重向度，現代婚姻及其情感、內地人在香港的身份認同、香港普通階層的生活狀況等等。周潔茹小說中最大的現實就是與自己相關的生活日常，自身在內的現代人的存在處境，它們並不遙遠，也非宏闊，但就在當下，就在我們週遭的人、事、物之中。

生活細節的真實與豐贖可以說是這一種現實主義最大的特徵，周潔茹極少單純刻畫一個人物，而是在具體事件中寫人、寫人如何應對發生的事情，落筆那一刻，人物的形象與情緒也就隨之豐滿起來。這些細節肌理構造起來的小說世界，讓



《都會公園》
作者：周潔茹
出版社：初文出版社

◆文：蘇莎麗

人不經意間就感受到了我們每一個人的煙火人生。周潔茹似乎並不忌諱將這些熟悉的經驗在故事中顯現，她給予它們「陌生化」的方式便是去揭示那些現象背後更刺痛也更真實的面目，但並不提供任何答案，也不給予任何道德評判，講述一個故事本身，對於一個作家而言就是最真實的所在。這是周潔茹寫作的姿態，寫尋常生活，不追求戲劇感，也並無悲憫的眼光；寫小人物，見人性溫暖，也現人心小惡，卻無意於批判與責難。說到底，生活的斑駁之影意味着多樣的人生姿態，疼痛感也由此隱隱傳來。周潔茹的小說總能通過這樣的方式讓人對現實生活生出一種清醒，又能於清醒之後仍保持熱愛。這也是一位真正的小說家最後的溫情與執着吧。

書評